



■ 受不尽苦遍凌独自逃奔



由 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戏曲导演专业整理改编的传统京剧《清风亭》近期上演于京沪两地，得到了专家和观众广泛好评。欣喜之余，在这里回味一下自己对该剧创作的感受。

中国拥有巨大的戏剧文化资源。现存的民族传统戏剧经典原创文本数量高达四五万个。而今亮相于世人的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已是屈指可数，历史上大批文本鲜活、鼎盛一时的剧目已渐渐沦为“化石”，其蜕变的速度和辉煌的过去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有幸的是，新一代的戏曲导演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戏曲导演专业建立之初，教研组就将有关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作为课题列入了教学计划并实施于首届戏曲导演本科班的毕业创作。京剧《清风亭》由此诞生了。

传统剧目中的优秀作品浩如烟海，我们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有些剧目是因前辈艺术家的卓越演绎而得以流传，但其文本却略显苍白。有些剧目虽已是经典名著，

但由于这些剧目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与当代观众无法达成审美默契。于是我们就考虑要找一出具有良好基础又能够引发当代人思考的传统剧目进行改编，在反复斟酌后，《清风亭》走进了我们的视线。

京剧《清风亭》原本是一出老生做工戏，周信芳、马连良两位表演艺术大师都善演此剧，而剧中的老旦贺氏无论是在“麒派”还是在“马派”的演出中都是极其次要的人物，以往均由小花脸扮演，戏份薄弱。然而，在我们研究完剧本以及分析了剧中人物之后发现，如果仅仅只是为了突出一个“角儿”的表演而削弱剧中其他人物的戏份，那会使舞台演出整体效果相对单薄。加上我专业学生有良好的老旦表演基础，于是我们决定将贺氏的戏份加强，在不抢张元秀戏份的情况下，尽量使两人的表演空间相对均衡，这样会使观众感觉整台演出更加饱满，人物形象也愈加鲜活。在剧本结构上，我们秉承着“去芜存菁，保留精华”的原则，将原先三个半小时的演出精炼到两个小时之内，剧情依旧，主要人物依旧，演出样式依旧，但剧本结构有所删减调

一次成功的选择

传统京剧《清风亭》整理、改编随感

□ 郑 稳 何 畅

始创于 1950 年



整。我们保留了最精华的“拾子”、“认子”、“盼子”以及结尾的“拒认”这四场戏，将原先开头的薛荣以及大娘这些辅线人物的相关戏份删去。为保持剧情的完整，我们采取了暗场交待、合并场次等处理方法，将整出戏紧紧扣在张元秀夫妇同张继保的情感冲突这条主线上，其余枝冗部分一概删去。这样既加快了全剧的舞台节奏，加强了戏剧冲突，又保留了原有的华彩部分。

“程式”仿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程式的艺术在戏曲舞台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魅力。表、音、美、服、化、道无不在程式的祥云笼罩之下而变得熠熠生辉。另一方面，程式容易把戏曲表演艺术引入围城——受益于程式，也受制于程式，继承容易发展艰难。是死在一成不变的程式里，还是在创造程式中永生？这也正是戏曲表演教学中挥之不去的迷雾。戏曲表演的传承是由行当划分、技巧训练而构成的，其演员的表演素质也同样被训练和定型，于是戏曲演员掌握了习惯性、技术性的程式技巧。这些技巧随手拈来，无需体验，人物性格创造性地归于某种类型，概念化和脸谱化的表演在所难免。我们在排演过程中，时常以生活这把最苛刻的尺子来衡量我们的作品，真正地学会观察生活，创造出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这是我们矢志不渝的追求。在我们戏曲导演的生源中，戏曲表演学生比例较大。他们在写意与写实并进的教学理念之下，体验与表现的创作

思维在戏曲剧目的排演中得到了较为恰当的运用。在整理改编《清风亭》的过程中，我们也对周信芳和马连良两个演出版本做了大量分析、研究，借鉴、融合了两位前辈处理人物的表演手段，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我们力求在“情”字上下工夫，来与观众产生共鸣，为此我们重新改编并加强了结尾处的念白。一来展示了演员扎实的念白功力，二来也使原本套路式的念白更加具有了现实意义，道出天下父母的心声。每每演到此处，演出现场都会达到强烈的舞台效果。学生在整理排练演出这一系列的实践过程中，也学会了从人物出发，去真正适应、感受

人物情感，按照规定情境的要求重新组合、筛选程式和创造程式的创作手段。

对于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研究，是我专业师生共同努力的方向，是新一代戏曲工作者的使命，更是祖先交付给我们的责任。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并不是落伍之举，因为失去自我，也就意味着迷失方向。 ■

继保儿在那大树底下乘凉呢！

